



良心茶遊記

最長壽南僑機工(下)

●良心

從1939年5月到1942年5月，翁家貴一直在滇緬公路上搶運抗戰物資。翁家貴所在的中隊一人一車，負責從下關到畹町，再到昆明，運送外國援華的軍用物資。他們駕駛的是從美國原裝進口的道奇牌卡車，也有一部分是萬國牌的。當時，中國雲南省境內大概有一千多輛這樣的卡車在滇緬公路沿線運送美國援助中國的槍、炮、炸藥、汽油。翁家貴是車隊班長，他常常帶着五輛卡車，從昆明出發，拉炸藥到廣西柳州的兵工廠，修理保養汽車後再拉子彈炮彈送到廣西前線，到了兵站卸彈後，再拉傷兵到柳州醫院。後來翁家貴的車隊轉到芒市，擔負從畹町到龍陵、遮放、保山、下關、昆明的運輸。他們運送過各種軍需物資和許多傷兵，也曾整車整車地運送中國遠征軍出征緬甸參戰。

翁家貴接受採訪時常常回憶和戰友們在滇緬公路上搶運抗戰物資的那段不尋常經歷。首先，滇緬公路不僅長，而且路又窄又爛，坡陡彎急。每遇到雨天，道路泥濘，稍不注意就會車毀人亡。極度的顛簸搖晃，車輛很容易發生故障：有水箱破裂的，有發動機乏力的，有鋼板折斷的，有離合器失靈的……一輛在南洋能行駛五六年的新車子，在滇緬公路上最多只能跑五六個月。最危險又耗時的是要把墜落深谷的車子吊到路面上來，而且還要搜集散落四處的軍用物資，如汽油、子彈、槍支等，再幫忙搬運回站。

龍陵境內有一處叫「鬼門關」的路段，異常險峻，那裏路窄，坡多，又在水邊。翁家貴所在中隊裏有兩個戰友就是在那裏翻車犧牲了。翁家貴有一次開車路過這裏，轉彎時一個輪子懸在路外懸崖邊，車差點翻下去。還有一次，翁家貴看到有個戰友的車子開到果果橋橋邊時，趕上日軍飛機轟炸，他立刻跳車躲到路邊的防空洞裏，眼睜睜看着自己的車子被炸毀跌落到江水裏。每當回憶起過險時，翁家貴都會坦然地說「哪裏死，哪裏埋」，南僑機工們回國時早已做好了這樣的心理準備。

除了道路艱險和敵機空襲，滇緬公路最讓機

工頭痛的是沿途瀰漫的瘴氣和奪命的瘧疾。在一次運輸途中，翁家貴突然感覺自己發高燒，渾身顫抖出現了「打擺子」的跡象，他極力控制方向盤把車開到了加油站，萬幸得到了及時救護，高燒退卻。半夜10點他才把車駛回保山，第二天一早又投入到運輸中。

南僑機工運輸任務緊急繁重又危險，但生活條件十分清苦。在當時滇緬公路諸多的運輸單位中，南僑機工的收入是最低的，部分機工入不敷出，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機工要靠海外親人的資助維持生活！而這些南僑機工因為有技術，在僑居國的生活和工作都不錯。他們回國後拿津貼不夠原來的十分之一。絕大多數的每月津貼都只有36元國幣。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海外華人華僑向國內捐資助學購買國債，在海外則進行抵制日貨等各種聲援活動。據不完全統計，1937年至1945年，全球華僑捐款總數約高達24億元國幣，僑匯95億元國幣，捐獻飛機79架，捐獻汽車650多輛。1939年國民黨政府軍費開支18億元國幣，同年華僑僑匯及捐款就達11億元國幣。國民黨政府對南僑機工的衣食都一度無法保障，以至入冬「苦寒無衣」。

幾乎每一個南僑機工都有一個特別的家庭故事。翁家貴也一樣。在保山時，翁家貴的中隊就駐紮在一個小廟旁的旅店裏，隔壁就是一所中學。中學裏有位剛滿16歲的姑娘羅春芳，羅春芳母親看翁家貴年輕帥氣，還有一技之長，主動託人和翁家貴說媒同羅春芳訂了婚。戰事日趨緊張，羅春芳父母擔心會生變故，就趕緊催着翁家貴和年僅17歲的羅春芳匆匆結婚。婚禮很簡單，就是翁家貴車隊的幾名戰友和羅春芳的伴娘及親友，一起喝了頓簡單的喜酒。婚後翁家貴就帶着羅春芳去了車隊新駐地芒市。

想不到就因為結婚離家才讓羅春芳躲過一劫，成為保山大轟炸的倖存者。翁家貴婚後沒幾天，日軍連續兩天大規模轟炸保山。1942年5月4日和5日，日軍分別出動54架和40架飛機，對保山城區輪番狂轟濫炸，先後投下數百枚炸彈。保山城內一片火海，屍橫遍野。據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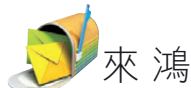
●1942年5月日軍大轟炸後的雲南保山。

作者供圖

時保山縣政府調查統計，日寇兩天大轟炸，全毀房屋約3,000間，佔全城總數的70%；直接炸死民眾約8,800人，佔城區人口的三分之一。羅春芳的許多同學，包括她的伴娘都被炸死，翁家貴結婚前和戰友經常一起喝咖啡的「僑心咖啡店」被炸成一片廢墟。日軍大轟炸後引發的瘟疫，以及日軍在轟炸時投下的細菌彈引發的鼠疫、霍亂、腦炎等12種傳染病，令保山地區在短短一個多月內就因傳染病死亡了6萬餘人。

1942年5月滇緬公路運輸中斷後，南僑機工大部分退回了怒江以東，撤至昆明。大多南僑機工無以為業，流離失所。翁家貴一路輾轉謀求生存，患難妻子羅春芳不離不棄。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到了昆明，正在昆明打工的翁家貴跟着昆明市民一起放鞭炮，一直放到天亮。1952年，翁家貴才找到了正式工作。他回到昆明楊方機械修理配件廠工作，並參與修築從昆明到西雙版納的公路，一直工作到65歲，於1979年退休。2001年，翁家貴和妻子最終選擇返回保山女兒家定居，守護那段不為人知的歷史。

2015年9月翁家貴辭世前，廣東佛山雕塑家李春華為紀念南僑機工的歷史功勳，耗時3個多月精心創作了重400多斤的南僑機工翁家貴青銅雕塑像，並於2015年8月15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從廣東運到了保山板橋百年老茶館，正式開啟了滇緬公路沿線遺址巡迴展覽的第一站。李春華在講他創作巡迴目的時說：「南僑機工們一走，也就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終結。我以翁老為原型做的雕塑巡迴展出，就是希望更多人還記得他們的功績。」後來翁家貴的這尊塑像安放到了松山下惠通橋的橋頭。寓意為翹首等待長眠在異國他鄉和滇西抗日戰場英勇的忠魂歸來。



●羅大佳

莫言先生的文學往事

莫言先生是一個很會講故事的人，他的故事有着濃郁的生活氣息和人生哲理，非常精彩動聽，在各種平台和媒體上聽他講故事已經很多次了，前不久聽他講起一件文學往事，令我感慨萬千。

那是2024年12月20日晚上8點，《人民文學》雜誌主編施戰軍與著名作家莫言、梁曉聲攜手讀者朋友，走進「與輝同行」抖音直播間，以「在文學的曠野裏」為主題，進行《人民文學》雜誌訪談，暢談文學，暢談人生，談未來和理想。老實說，他們幾位都講得很好，吸引了700多萬聽眾。莫言先生在訪談中講的一件往事，令我格外感動，相信很多文學作者也會和我一樣感動。

莫言先生在直播中回顧自己的閱讀與創作經歷，提出「一個優秀的作者首先是一個優秀的讀者」的觀點時，談起了當年給路遙寫信這件事。當年莫言先生在保定的山溝裏當兵的時候，是保密員、圖書管理員、政治教員，集三職於一身。當他最先在單位訂閱的《收穫》雜誌（1982年第三期）上讀到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後，他特別感動，覺得這篇小說寫得太好了，於是按捺不住給路遙寫了封信，談他的閱讀感受。莫言先生說，路遙肯定不給他回信了。後來過了幾年，他在西安的大雁塔下碰到了路遙。莫言說：「路遙，我給你寫信你不回我。」路遙回答：「沒有這回事，我沒有收到過你的信。」莫言說：「我是用原名給你寫的，你回去找找。」路遙回答：「我當年收到的讀者來信都是一麻袋一麻袋裝的，我到哪裏去找，找不了。」於是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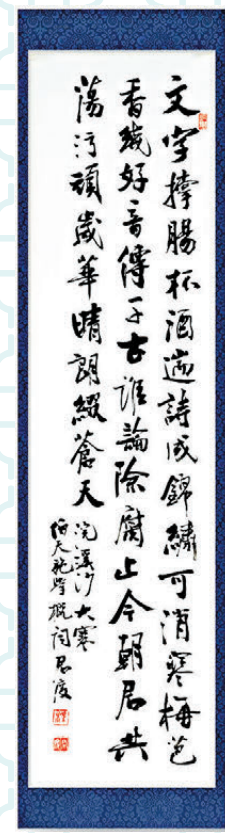
莫言原名管謨業，當年給路遙寫信應該是用這個名字。路遙先生當年收到的讀者來信因為太多看不過來應該是事實，他沒有看到莫言的信應該是事實，清查不到應該也是事實。

談起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當年對他的影響時，莫言先生回憶說，他覺得這篇小說寫得特別好，因為他寫的高加林從農村出來進入城市，那種有文化的農村青年對外部世界的那種嚮往、那種渴望、那種奮鬥，對農村比較封閉狀態的那種不滿意，特別能激發起年輕人心裏的共鳴。我們當時也感覺到應該千方百計到外面去，到更廣闊的世界去，到曠野去，了解更廣闊更遠大的世界。

而今天的莫言先生已經從一位文學熱血青年成為唯一一位中國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成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算得上是功成名就、名揚海內外了。但在面對幾百萬讀者和粉絲的時候，他還能坦然講起這件事，這需要真誠和勇氣的。英雄不問出處，這也說明，莫言先生是一位有胸襟、有氣魄的人。

施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浣溪沙·大寒

施學概（伯天）鞠躬

文字撈腸杯酒灑。
詩成錦繡可消寒。
梅葩香繞好音傳。
千古誰論除腐止，
今朝君共蕩污頑。
歲華晴明綴蒼天。

甲辰年十二月十六
2025年1月15日

文化解碼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藏經洞的成因：未解的歷史之謎

敦煌莫高窟為何會出現一個藏經洞？這一問題至今未有定論，但關於其成因，學術界提出了多種推測。這些假說不僅與歷史事件緊密相關，也折射出千年前中原文明與絲路文化交流的獨特景象。

首先，「避難說」是主流觀點之一。千年前，敦煌處於戰亂頻仍之地，佛教經卷和藝術珍品屢遭破壞。據傳，在西夏攻佔敦煌期間，當地僧侶深感危機，憂慮這些珍貴文物毀於戰火，於是將大量佛教經典和畫卷藏匿於16窟的牆壁內，並以灰泥封蓋，外加壁畫偽裝，隱秘其存在。他們或許希望，這些文化瑰寶能在風平浪靜之時重見天日。另一種避難說認為，儘管西夏人信奉佛教，並在莫高窟留下了自己的洞窟與壁畫，但當時中亞某些王朝對佛教極為排斥，甚至試圖對敦煌發動攻擊。面對此類外來威脅，僧人們不得不將經典藏匿，以確保這些信仰的結晶免遭滅頂之災。這種說法為藏經洞的存在賦予了深刻的歷史背景與宗教意義。

除了避難說，還有一種觀點被稱為「廢棄說」。在古代，紙張和絲綢是極其珍貴的資源，尤其是抄錄經文或繪製佛像的材料，更是被視為神聖之物。即使這些文獻因年代久遠而受損或殘缺，人們也不會將其隨意丟棄，而是妥善安置於安全的場所。經過漫長歲月的積累，這些殘缺的經卷和畫卷最終匯聚於藏經洞中。這也解釋了為何今天的藏經洞內，許多文獻都是殘本或部分受損的佛教經典。

第三種觀點認為，藏經洞的形成可能與一位特殊的僧人有關。歷史記載顯示，這位僧人可能在長時間內廣泛收集敦煌地區的重要典籍，將其存放於洞窟中進行整理和修復。藏經洞中不僅保存了大量佛教經典，還有道教、儒家經典，以及景教（基督教聶斯脫里派）和拜火教（祆教）等其他宗教文獻。這種多樣化的收藏讓人不禁思索：一位佛教僧人緣何對如此廣泛的領域懷有興趣？

還有一種假說則進一步擴展，認為藏經洞本質上可能是一個「圖書館」。千年間，僧人們將來自不同地區的文獻聚集於此。然而，一個懸而未解的問題是：為何後來這些文獻會被封存？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在外敵威脅或動盪時期，管理者為了保護這些無價之寶，決定將其永久地封閉於隱秘的洞窟之中，以免其落入敵手或遭受毀壞。

莫高窟：知識與文化的交匯中心

為什麼莫高窟藏經洞中會保存如此多的珍貴文獻？這與莫高窟在古代絲綢之路上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在長達千年的歷史

中，莫高窟不僅是佛教信眾禮拜的聖地，更是僧侶修行、交流與學習的重要中心。它既是宗教殿堂，也是兼具教育功能的學術場所，甚至可視為早期的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隨著絲綢之路的繁榮發展，來自中亞、西亞、古印度甚至古羅馬等地區的人們將各自的文化、信仰與文獻帶至敦煌；同時，中原地區的儒家與道家經典、醫學、天文、音樂、法律文書等知識也在這裏流通與沉澱。莫高窟的僧侶與工匠不僅從外部吸納文化精華，還通過自己的創作向世界展示東方智慧與藝術之美。藏經洞中的多元文獻正是這一文化交融的真實寫照。

通過這些文獻，我們可以窺見千年前人類思想軌跡、生活方式以及精神信仰。藏經洞所保存的內容之豐富令人嘆為觀止：從佛教經典到景教和拜火教文獻，從法制文書到兒童教材，從音樂譜曲到醫學書籍，涵蓋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不僅為研究中古時期的絲路文明提供了珍貴資料，也讓我們得以重建那段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輝煌歷史。

人類的敦煌：文明交匯的縮影

莫高窟藏經洞的意義，超越了一國一域。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敦煌乃吾國學術之傷心史」，其文物因動盪而流散海外，至今分藏於13個國家的圖書館與博物館。然而，敦煌學的興起，也使得藏經洞的文獻得以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

敦煌莫高窟和藏經洞所代表的，不僅是佛教文化的輝煌遺產，更是一部以敦煌為中心、連接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史。今天，當我們置身於敦煌莫高窟時，不僅在傾聽千年前的絲路之聲，更是在與那段逝去的輝煌文明對話。正因如此，敦煌才被譽為「人類的敦煌」。它所承載的，不僅是過去的記憶，更是嚮往未來的希望。



●法國人伯希和拍攝的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寫卷，寫卷裏以粗麻布，每包十卷。作者供圖

浮城誌

●吳翼民

「咬」出一片春色來

臘月將要盡了，預示着春天快要到了。臘盡春至過大年，是中國人最看重的時節，各地的民風民俗也就在過年時體現得最為豐富多彩，譬如江南的「咬春」。「咬春」的習俗不獨江南有，一個「咬」字把人們對春天的渴望、對新鮮事物的嚮往體現得淋漓盡致。

考諸歷史，唐代就有「咬春」之習俗。所謂「咬春」指的是咬食春餅。春餅是麵製的薄餅，用以夾新春的時蔬或其他葷素菜吃，一如現今北方之薄餅麵醬捲大蔥，很有咬勁。近世北京人「咬春」講究夾「蘇盤」。「蘇盤」就是明清時從蘇州傳入北京的蘇式醬鴨滷菜，北京人又把「蘇盤」稱之謂「盒子菜」，甚而把賣「蘇盤」的熟食店稱之謂「盒子舖」或「醬肉舖」，去「盒子舖」裏買來各種醬鴨滷菜拼成的「蘇盤」，再合着蔬菜，捲入薄餅，張口來咬，咬得來勁，咬得嘴上幾許芬芳潤澤，咬出臉上一片「春意盎然」。

後來的「咬春」就不局限於咬春餅

了，而且咬春餅之俗已經消退，卻延伸到了諸多的蔬果，如咬蘿蔔。冬天是盛產蘿蔔的季節，各式各樣的蘿蔔都有，北京有一種「心裏美」蘿蔔特嫩特甜，應是「咬春」的最佳選擇；江南的太湖大白蘿蔔也不賴，嫩勝雪梨；還有皮紅而肉白的紅蘿蔔，咬之爽口甜美的胡蘿蔔等。

記得孩提時過年，蘿蔔是必吃的。江南人喜歡拌蘿蔔絲吃，將切好的蘿蔔絲一醃一擠，青蔥滾油一澆一拌，考究些還放海蜇皮，是年夜飯必備的一款蔬菜；年夜飯必備的蔬果還有黃豆芽、炒青菜、荸薺和桔子。黃豆芽叫做如意菜，青菜叫做和氣菜，荸薺被喻作了元寶，桔子則象徵着吉祥和福分。現在回想起來，那時過年的氣氛之所以濃郁，就因着這些被賦予了祥瑞口彩的點點滴滴。

如今的日子非復從前，光景是一年勝過一年了。朋友們，別忘了「咬春」啊，「咬」過了春，便「咬」出自個兒的青春好年華！

飲水常思挖井人，
紅都樟木慶長春。
甘甜一口心頭潤，
萬物群生勇競新。

追憶英雄欲斷腸，
于都河畔別離傷。
秋波浩蕩遙臨冷，
月躍雲山心磊落。

勇躍雲山心磊落，
高舉鐵索氣軒昂。
滿腔熱血驚天地，
歷史豐碑立曙光。

探尋三百山東江源

百里湖源頭，
東江入港流。
飛虹高峽壯，
疊翠古松幽。
且把霞光賞，
何驚棧道遊。
同嘗清泉水，
六秩賀情稠。

●周瀚